

雷暴中的柏林機場

穩穩坐在飛機的座位上，我怎麼也沒想到，在雷暴來襲的十二個小時期間，我能順利登機。

我們飛往葡萄牙法羅的航班是周五晚上八點。周四中午我便收到了惡劣天氣警報——一場將持續十二個小時的雷暴預計會於周五中午到達柏林。

我暗自擔心，這下完蛋了，周五晚上不一定能飛。

恰巧那天另一位朋友也乘中午一點半的航班從柏林到法蘭克福轉機飛倫敦。從一點來鐘開始，便不斷收到他的「現場直播」。直到他的航班登機時間前半個小時，各種即時航班信息都沒有顯示有任何的晚點。他也信心十足，很滿意航空公司的「靠譜」。誰知道眼看着快要登機了，他被通知說，晚點一個小時。

朋友也不算太沮喪，一個小時還好，還能趕上後面後續飛倫敦的航班。

一邊聽他更新機場的最新狀況，我一邊收拾行李。窗外的雨也慢慢越下越大，雷鳴閃電也異常密集，這雷暴真是名不虛傳。我看看手錶計劃時間：如果要提前兩小時到機場，晚上八點的航班我最好五點多鐘就出發。我可以直接打出租車去機場，正常情況三四十分鐘；我也可以打車去離我三公里外的中央火車站，再坐三十分鐘地鐵去機場，加上周轉時間，需要五十分鐘。

周五下午，大雨，這絕對不是一個適合公路交通的狀況。從市區去機場的高速路大概率會堵得一塌糊塗。所以我拎著大箱子打車去了中央火車站，用時十分鐘，然後順利地坐上機場快線很快到了機場。

在機場快線上我又想起這位一直在等待航班起飛的朋友。他按照之前通知晚點一小時的時間登機以後，原本以



柏林漫言

余逾

為就可以順利起飛，誰知道在飛機上一坐就是兩個小時，航班在繼續延誤。

等到我都出發前往機場了，他的航班讓乘客們都下飛機回到候機室，繼續等待。我跟他開玩笑說，你等等我，我們還能在機場見一面。他已經無可奈何，因為後序航班是肯定趕不上了，看樣子要在法蘭克福過夜了。

總算，在我到達機場的時候，他順利起飛。比起他，我應該幸運太多。因為我乘坐航班的前序航班，從葡萄牙法羅飛來柏林的飛機，起飛晚點了快一個小時，卻準點降落在了柏林機場。讓我驚訝萬分的是，這樣的雷暴期間，我的航班完全沒有延誤，準點登機。

然而，我可能高興得太早了。坐得穩穩地，繫好安全帶，所有乘客們都等著起飛。這時候機長廣播說話了：

「親愛的乘客們，歡迎登機。我們很高興能夠按計劃時間完成登機。但是，很抱歉，由於天氣原因影響了航班起降和地勤人員的工作安排，你們的託運行李暫時還沒登機。我們預計等待時間為三十至四十分鐘。」

乘客們「噢」了幾聲，有的嘆了嘆氣，三四十分鐘，還好。

又過了一刻鐘，機長又說話了：「好消息，現在有工作人員開始搬運託運行李了，請耐心等待。我們可能需要額外的三四十分鐘。」乘客中傳來不滿的聲音和更多的嘆氣聲。

就這樣，在飛機上等了一個半小時，我們的航班總算起飛了。而這時，我那位去倫敦的朋友已被航空公司安排在法蘭克福酒店住下了，明天再飛。

雷暴中的柏林機場，依然井井有序。來來往往的人們，又是一個不眠之夜。

遇見敦煌



市井萬象



「遇見敦煌 光影藝術展」近日在遇見博物館·上海靜安館開展。該展以敦煌文化藝術為核心，以藝術家重繪的兩百餘幅敦煌石窟壁畫作品為基礎，通過3D光雕技術和數十台4K超清設備，在

投影面積達一千三百平方米的空間中展現敦煌石窟的藝術魅力，為觀眾帶來沉浸式體驗。

圖為觀眾在參觀展覽。

新華社

河洛五啖



繽紛華夏

霍無非

洶湧澎湃，奔瀉千里的黃河，外表渾濁，內裏豐富，滋養了炎黃子孫賴以生存的麥穀稻菽，魚蟹瓜果。

我家曾有十多年在中原古都洛陽居住，那兒距黃河近，父母的單位在黃河灘有一片農場，別看是砂壤的河灘地，看似貧瘠單薄，生長的東西都「不瓢」（當地方言：不差）。年少時，我們吃過農場河灘地產的大米，那可是晶瑩雪白，圓如玉珠，粒粒飽滿啊，洛陽人做米飯愛蒸，入口香滑油潤，毋須菜佐，很下飯，是大人們像老農那樣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辛勞收穫，也改變了黃河流域中原段不咋種稻的舊俗。洛陽是一座重工業城市，國家在「一五」、「二五」期間，投資建立了拖拉機廠、礦山機械廠、銅加工廠、軸承廠等大型廠礦，從沿海城市調來了一大批技術骨幹。南方人愛吃米，因此黃河灘的大米很受歡迎，「大米換麵」這種以糧易糧的方式應運而生。

相對於大米，黃河大鯉魚遠近聞名。唐代詩人李白根據「鯉魚跳龍門」的民間傳說，借魚喻己，寫下「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的詩句（孟津為洛陽轄區）。「志存高遠」的黃河鯉，眼似珍珠，嘴邊四根鬚鬚，鰭、尾末梢金黃泛紅，具有嘴大、鱗少、肉厚細嫩等特點，在當地水產中佔居鰲頭。北魏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說黃河支系的洛河伊水，「洛鯉伊魴，貴於牛羊。」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物產有一方認識。與鯉魚在兩廣等地的落寞不同，牠們在中原挺火，被視為主貴之物。半世紀前，普通的洛陽家庭平時捨不得吃黃河鯉，「朋友來了有好酒」，黃河大鯉魚上席最表心意。

蟬鳴夏熱，西瓜香瓜是絕佳的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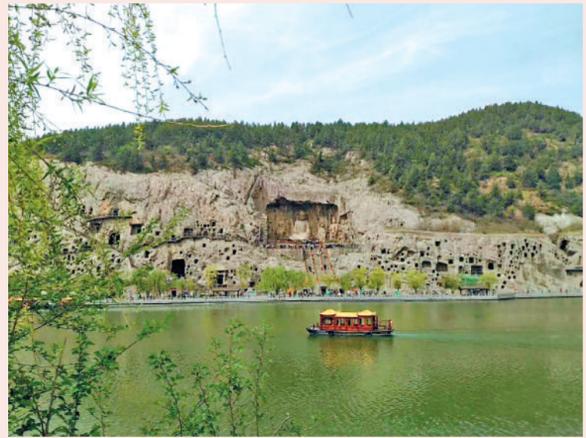
暑佳果。河灘好砂土，好土出好瓜，沙甜的西瓜，蜜脆的香瓜，多種多樣。單說西瓜，就有花皮瓜，黑皮瓜，綠皮瓜，瓜瓤鮮紅、橙紅、淡黃，瓤中黑籽、白籽、無籽，咬一口兜不住汁。城外的農民進城賣瓜，用架子車拉，擡成小山，興頭上，來幾句「王婆賣瓜」式的自誇。過去，洛陽人買瓜愛團團個買，十來斤重的大西瓜捧回家，沒有冰箱，泡在水中，土法「冰鎮」，晚飯後取出切開，啖，又冰又甜，暑氣全消。挑瓜是一門學問，懂行的買者根據瓜的外觀，拍瓜的聲音和手感，選定熟瓜。把握不準的，就讓瓜主代選。瓜主選得快，三兩下抱來一個，嘴也不閒：恁好的瓜，不熟不要錢。

洛城以北，黃河之南夾著邙山，山綿地旱，地下古墓葬多，地上紅薯滿坡。紅薯是當地的主要粗糧，紅皮，個大，疙里疙瘩一串，產量高，切小塊與小米熬粥，是過去常見的農家飯，老鄉們謂之「喝湯」。但這種食物吃多了反胃、矢氣，得變着法兒吃。好在紅薯與它的適性一樣，應用範圍廣，磨成粉，是城裏人家的糧食配給，蒸出的窩窩頭外圓內凹；壓曬的粉條長如柳絲，與肉一燉，粉條吸足油水，滑潤筋道；拿它粗糧細

做，搭配麵粉，蒸出黑白相間的卷饅鬆軟彈手……

舊日洛陽有兩種走街串巷「賣水」的小販：一種是賣冰糕，另一種是賣漿汁。區別是冰糕甜，漿汁酸，冰糕有季節性，漿汁四季不缺。賣漿者多是市郊的農家，與我家隔條洛河的安樂窩村就有不少，他們拉着焊了桶的架子車，「舀——漿嘍——」，需要的人家聽到叫賣，端鍋拎盆舀滿，一兩毛錢足矣。買漿弄啥，做漿麵條。這種麵食，漿汁是關鍵，製漿的原料主要是綠豆，將豆泡好磨漿，過濾留汁入缸發酵，一天後出了酸腐味，漿就可以派用場。炒鍋燒熱，倒入乳青的漿汁，起沫時加少許豆油，勤攪動，不使其凝。漿將沸，放入擀好的麵條和肉丁、芹菜丁、茄子丁、胡蘿蔔絲等武火同煮，佐以調味小菜即可食。漿麵條入口酸香，味有些重，老洛陽人好這一口，外來人口也逐漸接受它，經廚師精心改良，已成為洛陽的名小吃。

以上五啖，如滄海幾粟，俱是尋常物，擱在歷史厚重的河洛，生出些許文氣。套用在洛陽終老的唐代詩人白居易詞：河洛好，人傑物豐碩。牡丹端艷三彩絢，古都新顏耀中國，能不憶河洛？



風光漪旎，物產豐厚的河南伊闕龍門。

作者供圖

父母的嘆息

香港特區政府向合資格市民派發電子消費券，受惠者當然高興，早盤算要買這樣，買那樣。市民收取消費券的其中一個途徑是利用八達通卡。

一位朋友的女兒到外國升學，離開前把八達通卡交給父親，叮囑他一定要購物，一元不留，否則就虧了。他滿心歡喜，以為女兒把消費券送給他使用，不禁老懷安慰，想到女兒上大學，長大了，懂得感恩。可惜他思想太簡單，原來女兒出國前「託孤」的動機是要求父親為她購買她的用品。她表示將會向父親發出清單，列明她的目標，要求父親利用八達通消費券為她搜求心頭好。最後她吩咐父親一定要盡快完成任務，把物品快遞送到她手上。朋友知道真相後，覺得難過。

他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們，說話的時候沒精打采，語氣帶一點無奈。大家聽了，都明白他失望。他每天辛勞工作，省吃儉用，攢錢讓女兒到國外升學，想不到女兒連一點好處都不讓他享用。可是，難道我們批評他想法天真？時代不同了，人心變異，多數人都只為自己設想。有些兒女，總是相信自己自己是父母的債主，向父母索取，理所當然。大家唯有說一些讓人聽著順耳的話，希望安慰他。有人解釋女兒信任他，所以才把卡交給他，獲得人家信任是值得欣慰的事情。立即有人和議，指出他在女兒眼中，是最親密的人。少女每多藏心事，打算買什麼也讓你知，可見二人關係深厚。另外一個人讚賞女兒，她寧可利用政府發放的資源購物，也不要求父親花費，為父親省錢，她是懂事的。有人甚至提出，女兒沒有把你的消費券吞併，可見她是孝順的。眾人你一句，我一句，似乎言之成理，卻帶一點歪七扭八的味道。總之都是出於好意，但願他



人生在線

文秉懿

寬心。

我一直只是聽到周圍的人談論要給自己買點什麼，也有已經為人父母的為子女消費，可是沒有聽到有人打算為父母買禮物。俗話說「養子方知父母恩」，自己當上父母，固然整天記掛孩子的需要，應該也會想到生養自己的人吧？

由這件事我想起早前一件在朋友圈中流傳的事情。

一對夫婦已經退休，早已償還房貸，兒子大學畢業，有工作，收入穩定。二人不奢望兒子供養，到底「養兒防老」這個算盤打不響，「積穀防饑」才是上策。他倆喜歡旅行，背着養育兒子的重責時不敢亂亂花錢，只好看旅遊節目望梅止渴。好容易等到父親經濟獨立，夫婦倆決定多到外面遊玩，享受二人世界。去過幾次後，兒子向他們爆發不滿。他指責父母旅遊花掉他的金錢，父母聽到這個說法，摸不着頭腦，錢是自己的，兒子胡說八道。原來兒子的理論是，他是獨生子，父母死後財產統統歸他所有。父母在世時多花一分錢，留給他的就少一分錢，所以他對於父母在娛樂方面消費不滿。兩老聽到兒子的歪理，氣得幾乎暈倒。他們決定為自己多花錢，立下遺囑，要是死後有財產留下，全數捐出。兒子當然不滿，聲稱不再照顧父母。

我不知道事情的結局如何，也許這對夫婦可以鐵定心腸，堅持這項決定，也許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向兒子讓步，甚至為了多留財產給獨子而恢復當年儉樸的生活模式。我是局外人，說話當然可以隨心所欲，不負責任，什麼「要是我的兒子這樣對待我，我立即把他趕出家門」，什麼「換了是我，我一定跟他算賬，迫令他還錢」，說來容易，執行困難。為人父母，除了搖頭嘆息，別無他法，誰叫兒女是父母的心頭肉？

黑夜中的奔跑者



HR人與事

林蘇

了我的目光。走進一瞧，根據統一着裝上的字樣，原來是香港「不倒翁共融運動協會」在此組織訓練。這是一個由視障跑步愛好者自發組成的民間跑步組織。

七點鐘，訓練正式開始。協會會長Gary，作為教練員開始組織隊員們做熱身運動。Gary是一名視障跑步運動員，從二〇一〇年開始，便前往世界各地參加比賽，收穫了不俗成績，他更是全香港第一位擁有長跑教練牌照的視障人士。運動員們的雙眼雖然看不見，但他們的動作卻很標準、統一。Gary喊着口號，隊員們也跟著一齊喊，按照指令做着動作。每位視障運動員身邊都陪着一位視力健全的領跑員，協助運動員完成熱身運動。

大約過了二十五分鐘，熱身完成。Gary安排大家飲了些水，便發布

跑步任務。Gary說道，「這是中秋佳節之前的最後一次跑步訓練，今晚的任務是跑足六公里。」他接着給大家加油打氣：「大家加油！跑得開心！看看自己可以跑得有多快！」

很快，領跑員便一一帶着運動員走上跑道，一條鮮亮的粉色領跑繩的兩端各繫在運動員和領跑員的一隻手腕上，他們並排在運動場上沿着逆時針的方向順着跑道擺動雙臂、邁開雙腿。視力的缺陷不能封鎖他們奔跑的熱情，逆時針的方向，他們的心在自由飛翔。有了領跑員的協助，運動員毋須擔心前方是否有障礙物，可以放心大膽地向前奔跑。

那條粉色的領跑繩連接着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奔跑中，領跑員會告訴運動員，是否要轉彎，是否前方有人需要避讓等。運動員會告訴領跑員，是否需要慢一點兒，是否需要補充水分等。每當運動員需要停下來補充能量的時候，領跑員就會小心地帶着運動員逐漸放慢步伐，來到之前做熱身運動的場地，找到運動員自己的水杯，遞給他，並在休息的時候鼓勵道：「今日跑得很好，繼續堅持！」領跑員還會耐心地詢問運動員需不需要去洗手間等。

「不倒翁共融運動協會」的後勤補給也做得很專業。工作人員提前到達運動場地，將運動用品、水、食物等準備好，以備運動員們有不時之需。恰逢中秋佳節，協會還為隊員們準備了中秋福袋，有月餅、水果等。

根據Gary介紹，每個星期二的晚上七點至九點，他們都會在深水埗運動場組織隊員跑步。除了跑步之外，協會還會根據隊員們的不同訓練階段組織不同的訓練項目，例如踩單車、爬山、遠足等。二〇一八年，Gary從北京天安門廣場起步，歷時三十五天，一路跑到香港。他的足跡還涉足了南北極，這是絕大多數人一生都未曾涉足過的地方，成為跑遍南北極的全球第一人。Gary說，他計劃今年十二月，去到台灣跑一跑。黑暗中，Gary用腳步丈量着這世間的土地，也為他的生命增添着絢爛的色彩。

沒有人能夠取悅所有人，正如Gary說的要「跑得開心」那樣，「不倒翁共融運動協會」的隊員們在奔跑中取悅了自己。

奔跑中，運動員和領跑員保持着同頻率的身體擺動，他們因為共同的愛好，找到了在人生中與自己同頻振動的那一部分人。